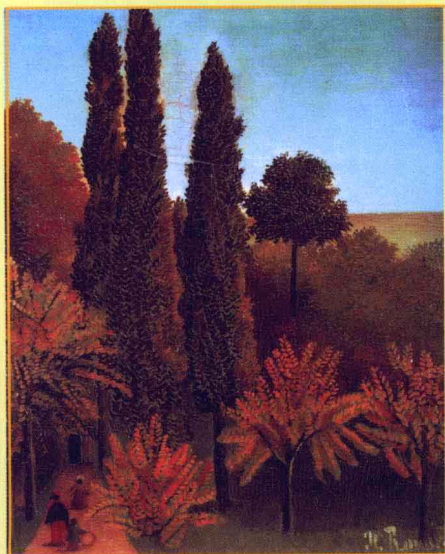




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中英对照 彩色插图 难词解释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少雨的土地

——玛丽·奥斯汀随笔

[美] 玛丽·奥斯汀 著

马永波 译

一部壮美神秘的沙漠经典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雨的土地:玛丽·奥斯汀随笔/[美]玛丽·奥斯汀著;
马永波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

(悦读书架: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ISBN 978-7-5078-3039-2

I. 少... II. ①玛... ②马... III. ①英语-汉语-对
照读物 ②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933 号

少雨的土地

著 者	[美] 玛丽·奥斯汀	
译 者	马永波	
责任编辑	马冬冬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广电总局内)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39-2 /I·264	
定 价	22.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

走向西部的先知：奥斯汀

1934年8月13日，奥斯汀去世以后，依据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葬在皮卡霍峰顶，她在自己家里就能望见这座山峰。人们朗读了她的《去西部》一诗，在诗中她沉思了死亡和对生命的确信，她相信去了西部以后，她就能“闻到鼠尾草的气息”，看见灰尘在群山笼罩下的漫长风景线上舞蹈。她暗示说，在那个时刻，她将融入一个新的形式之中。奥斯汀走向西部的旅程，不仅仅揭示了自然的力量，而且揭示了整个西部不同种族人群与环境融合的多种方式。她经由自己的切身经验和写作，终得以融入了西部的沙漠，与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合为一体。

作为一位在梭罗传统下写作的自然文学作家，玛丽·奥斯汀在有生之年被誉为领先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美国土著文化专家，但是在1934年她去世之后，她便基本被遗忘了，到1968年，她的书中只有《少雨的土地》还在印行。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她那混合着女权主义、环境伦理、社会批判、对土著美国人和西班牙裔、欧洲裔美国人的神话传统的阐释和改造，以打破常规的姿态和难以明确归化为任何门类的特性吸引了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们发现，她作品中的风景充满了非凡的各种各样的妇女，她们往往是在彼此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单单依靠与男性的关系。在她大部分作品中，尤其是最为有名的《少雨的土地》（1903）、《无界之地》（1909）、《旅行尽头的土地》（1924）和《地平线：自传》（1932）中，奥斯汀将

她多样的兴趣编织起来，显示了对于那些适应了西南部沙漠环境的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是多么的完满和滋润。土著美国人的这种适应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于是，她经常翻译和评价他们的口语传统，把自己放在了文化调停人的位置上，因此，一些批评家称她为先知式的人物，她的言论、她对环境与社会公正的双重关注，对迷信语言塑造真实的能力的现代读者具有超乎以往的影响力。

奥斯汀热爱西部，她视西部观念为本质的和必要的。因为西部的自然特征能为人类在它身上实现冲动提供一种检验尺度，作为各种民族和传统的家园，它的古老而现代的历史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作家相信，西部能为一种正在涌现的美国文化提供基础，这种文化将是联合统一的，但同时又保持着每股纤维的独立性。对于奥斯汀来说，美国西部正是这样一只正在被编织的篮子。

奥斯汀非常规的、勇于打破界限的个性在她的早年即已现出端倪，她是个早熟、富有想象力、好奇心强、有点反叛的孩子。她在自传中曾经写到，在她五岁半的时候，在自家果园的“栗子树下遭遇过上帝”，当时她获得了一种与“大地、天空、树木、风吹动的青草和青草中的孩子”联合的感觉，一种每一个个体与整体之间那种包容性的感觉，“我在它们之中，而它们亦在我之中，我们大家全都在一个生动温暖，闪着光的幻影之中”。这种经验启发她通过神秘方式毕生追求精神真理。在这以后的部分童年时光中，奥斯汀失去了这种精神现实的感觉，但是当她迁移到加利福尼亚，最初经历那里的环境时，这种感觉又回到她身上。婚后，她在欧文斯河谷居住多年，与那里的派尤特人和肖肖尼人接触，这对她的精神生活和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宣称就是这种有关整体的精神信念，为了重新获得“那终极真实温暖弥漫的甜蜜感”促使她写作。

在《少雨的土地》中，奥斯汀的叙述者用十四幅速写记录了她对土地及其居民的观察，追溯了她从最初的家开始，穿过欧文

斯河谷，直到莫哈韦沙漠的旅程，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前工业化世界的魅力。提及该书的写作背景时，奥斯汀写道：“只用了一个月，我就写完了它。可在动手写它之前，我却仔细观察了十二年。”在她笔下，干燥少雨、空旷贫瘠的沙漠像新英格兰的瓦尔登湖畔，像加利福尼亚的优胜美地山一样，成为一种有生命、有活力的迷人风景。作家在书中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现代人应当逐渐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过一种更为简朴、也更为精神化的生活。

此书的信条在开篇即已声明——“不是法律，而是土地本身设置了界限”——贯穿全书的焦点是探测土地是用什么方式在人、动物和自然环境中间培养起坚韧、适应和节俭的品质。与约翰·缪尔对牧羊人及羊群的公开蔑视相反，她则描述了牧羊人和羊群是如何适应环境条件的。奥斯汀也对文化的形成方式怀有兴趣，她关注土著人和欧洲裔、西班牙裔美国人，这些人的代表往往是艺术家，他们是自己社区与土地之间的调停者。

于是，奥斯汀不仅向“有毛和有羽毛的族类”学习追踪沙漠的“水径”，而且也向沙漠上的人类学习去发现土地的本质。她追溯了“寻矿人”的生活，一个孤独的寻找金矿的人，偶尔发现了一个可观的矿脉，便去英格兰过“伦敦中产阶级”的生活了。当他重新回到矿山时，奥斯汀注意到，“似乎土地对他的怀念还比不上对他的介意”，这种观察让她认识到，“没有人能比他的命运更强大”。她在肖肖尼人的巫医温尼那普身上认识到，一个人与其等待来生的天堂，不如把此时此地化为天堂。

在采矿小镇吉姆维尔的居民中，她察觉到“完全被接受了的本能获得了休息，它把激情和死亡作为犒赏”。在这些居民中，弥漫着一种在现代社会已经失传的“纯粹的希腊精神”：

“不知为什么，这片土地的粗糙原始有助于人们培养起与超自然的个人关系。在你和有组织的力量之间，没有太多庄稼、城

市、衣服和行为方式的干扰来切断这种交流。所有这一切在吉姆维尔引发了一种超越解释的状态，除非你能接受一种超越信仰的解释。伴随着杀人、酗酒、贪恋女人、慈善、单纯，还存在着一种冷漠、茫然、空虚……那不是没有精神价值的。那里面有纯粹的希腊精神，表现出要避开无价值之物的勇气。在那之外，是没有哭泣的忍耐，没有自怜的放弃，不恐惧死亡，在事物的秩序中不把自己放在太伟大的位置上；野兽是如此，沙漠中的圣杰罗姆也是如此，在更为古老的岁月中，众神也是如此。生活，它的演出和终止，都不是什么需要吃惊和奇怪的新鲜事。”

在编篮子的人赛雅韦的生活中，奥斯汀注意到，“编织者和藤条都是靠近土地生活的，都浸透了同样的元素”，从而学会了用那片土地及其居民所提供的自然和文化材料的藤条编织起她的故事。她在邻居的田地上看见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令人赞赏地由各种事物和乐趣组成——一点沙子，一点沃土，一片草地，一两座石头小丘，一条满溢的棕色溪流，一抹人类的迹象，一条被莫卡辛踩出的小径”。她在“葡萄藤小镇”上发现了一种“友善、凡俗、安逸”，它提醒人们不要“着迷于你在万物计划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接受土地的礼物，甚至那些“你没有为之流汗的”东西。同样，在这个故事中，奥斯汀回到了几个重要主题上来，包括一个独立女性艺术家的探索，土著美国人艺术及其价值，文化差异造成的距离。赛雅韦在一个不欣赏她的作品之美的文化中出售她的篮子。尽管与赛雅韦有着文化上的隔膜，奥斯汀的叙述者仍努力去理解赛雅韦的艺术创造哲学，这种哲学强调了美的实用性。

奥斯汀宣称她是靠观察派尤特人编织篮子而学会写作的，所以我们应当对她的故事的组织方式给予关注。《肖肖尼人的土地》和《葡萄藤小镇》中宣扬了一种融合了土著人与圣经故事和传统的宗教想象，一种由当地居民所塑造的不同宗教信仰的调和。《我邻居的田地》和《台地小径》分别提供了关于写作或万

物关联性的核心隐喻。《编篮子的人》有助于理解作为女性艺术的奥斯汀的写作。

人类的思维范式决定了事物如何呈现。按照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世界是人的一种“异己的存在”，一种与人分离和对立的“他者”。而一旦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世界看作人类生活整体中的“人的存在”，同时不再把人视为超越环境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而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占有和利用的片面关系就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包容的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在奥斯汀的写作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同样体现出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不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观。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谐，他们都以美为向导，去体验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析与整体的浑融。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将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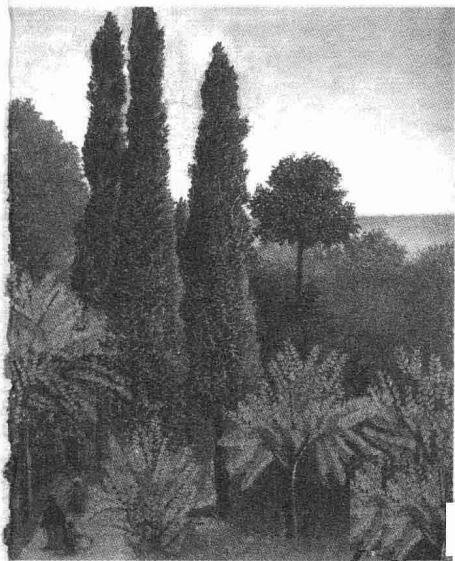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2	Preface
6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24	Water Trails of the Ceriso
42	The Scavengers
56	The Pocket Hunter
74	Shoshone Land
92	Jimville—A Bret Harte Town
110	My Neighbor's Field
124	The Mesa Trail
140	The Basket Maker
156	The Streets of the Mountains
174	Water Borders
190	Other Water Borders
208	Nurslings of the Sky
226	The Little Town of the Grape Vines

目 录

- 3 前言
- 7 少雨的土地
- 25 塞里素的水径
- 43 食腐动物
- 57 寻矿人
- 75 肖肖尼人的土地
- 93 吉姆维尔——一座布利特·哈特镇
- 111 我邻居的田地
- 125 台地小径
- 141 编篮子的人
- 157 山中街市
- 175 水界
- 191 其他水界
- 209 天空的乳婴
- 227 葡萄藤小镇
- 242 注释

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少雨的土地

——玛丽·奥斯汀随笔

[美] 玛丽·奥斯汀 著 ◆ 马永波 译

一部壮美神秘的沙漠经典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Preface

I confess to a great liking for the Indian fashion of name-giving: every man known by that phrase which best expresses him to **whoso** names him. Thus he may be Mighty-Hunter, or Man-Afraid-of-a-Bear, according as he is called by friend or enemy, and Scar-Face to those who knew him by the eye's grasp only. No other fashion, I think, sets so well with the various natures that inhabit in us, and if you agree with me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so few names are written here as they appear in the geography. For if I love a lake known by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discovered it, which endears itself by reason of the close-locked pines it **nourishes** about its borders, you may look in my account to find it so described. But if the Indians have been there before me, you shall have their name, which is always beautifully fit and does not originate in the poor human desire for perpetuity.

Nevertheless there are certain peaks, cañons, and clear meadow spaces which are above all compassing of words, and have a certain fame as of the nobly great to whom we give no familiar names. Guided by these you may reach my country and find or not find, according as it lieth in you, much that is set down here. And more. The earth is no wanton to give up all her best to every comer, but keeps a sweet,

whoso

[ˈhuːsəʊ]

pron. 不管是谁, 无论是谁

nourish

[ˈnaʊrɪʃ]

v. 滋养, 使健壮

前言

我承认, 我对印第安人的命名方式很感兴趣: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最有代表性的短语称呼一个人。所以, 根据叫他名字的是朋友还是敌人, 他可以是“强大的猎手”或者“怕熊的人”, 而那些仅仅通过眼睛来认识他的人则称他为“疤痢脸”。我认为, 没有任何其他命名方式与我们内在的各种本性如此吻合一致的了, 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在涉及到地理学的时候, 这里写到的名字是如此之少。如果喜欢一座以发现者的名字为人所知的湖泊, 因为它滋润了湖周围茂密的松林而越发为人喜爱, 你可以在我的叙述中看到它就是这么被发现的。但如果印第安人在我之前到了那里, 这湖就会拥有他们所取的名字, 那总是美妙而恰当的, 绝不是从可怜的人类对永恒的欲望中产生出来的。

不过, 有一些山峰、河流与明亮的草地完全是词语所不及的, 它们的声望高尚而伟大, 我们无法赋予它们熟悉的名字。由这些做引导, 你可以抵达我的国土, 根据它在你心中的地位, 发现它的大部分已经确定下来了, 或者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而且, 大地不是对每个来客都奉献出她所有美好的荡妇, 而是仅仅和一个人保持甜蜜、单

separate intimacy for each. But if you do not find it all as I write, think me not less dependable nor yourself less clever. There is a sort of pretense allowed in matters of the heart, as one should say by way of illustration, "I know a man who..." and so give up his dearest experience without betrayal. And I am in no mind to direct you to delectable places toward which you will hold yourself less tenderly than I. So by this fashion of naming I keep faith with the land and **annex** to my own estate a very great territory to which none has a surer title.

The country where you may have sight and touch of that which is written lies between the high Sierras south from Yosemite—east and south over a very great **assemblage** of broken ranges beyond Death Valley, and on illimitably into the Mojave Desert. You may come into the borders of it from the south by a stage journey that has the effect of involving a great lapse of time, or from the north by rail, dropping out of the overland route at Reno. The best of all ways is over the Sierra passes by pack and trail, seeing and believing. But the real heart and core of the country are not to be come at in a month's vacation. One must summer and winter with the land and wait its occasions. Pine woods that take two and three seasons to the ripening of cones, roots that lie by in the sand seven years awaiting a growing rain, firs that grow fifty years before flowering, —these do not scrape acquaintance. But if ever you come beyond the borders as far as the town that lies in a hill dimple at the foot of Kearsarge, never leave it until you have knocked at the door of the brown house under the willow-tree at the end of the village street, and there you shall have such news of the land, of its trails and what is **astir** in them, as one lover of it can give to another.

annex

[ə'neks]

v. 附加, 添加

assemblage

[ə'semblidʒ]

n. 聚集

astir

[əs'tɜ:]

adj. 活动的

独的亲密关系。但如果你没有发现它完全如我所写, 也不要以为我不值得信赖, 或者是你自己不够聪明。在关乎心灵的事情上允许有某种借口, 就像一个人会用举例子的方式说, “我认识一个人……”, 就这样泄露了他最宝贵的经历, 而又没有背叛。而且我不介意指引你去赏心悦目的地地方, 对这些地方, 你会比我更残酷地约束住自己。所以, 凭借这种命名方式, 我信守与土地的誓约, 为我自己的产业增添了一片非常辽阔的领土, 它还没有一个更为确切的头衔。

在那片国土上, 你将能够看见和接触到我所写下的东西, 它位于优胜美地山和内华达山脉之南, 东南方是一大片断续的山脉, 越过死谷, 无穷无尽地延伸到莫哈韦沙漠。你可以走驿路, 从南边进入它的边界, 结果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或者从北边乘火车, 在里诺放弃陆路。在所有路线中, 最好的是背着背包沿小路翻越内华达山, 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但是, 在一个月的假期内, 这片土地真实的心和内核是不会显现的。你必须和土地一起度过春夏秋冬, 等待它的时机。松林要经过两三个季节才能长出成熟的松果, 扎在沙中的根为了一场缓慢形成的雨要等待七年, 枞树要生长五十年才能开花——这些都不是勉强能够了解的。可是, 如果你一旦超越边界, 来到远在基萨奇山脚下一处山窝里的小镇, 在村路尽头的柳树下有一座褐色的房子, 在你敲开它的门之前不要离开, 在那里你将得到有关这片土地的消息, 它的道路和道路上活动的东西的消息, 因为一个热爱它的人能够把它说给另外一个它的热爱者。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East away from the Sierras, south from Panamint and Amargosa, east and south many an uncounted mile, is the Country of Lost Borders.

Ute, Paiute, Mojave, and Shoshone inhabit its frontiers, and as far into the heart of it as a man dare go. Not the law, but the land sets the limit. Desert is the name it wears upon the maps, but the Indian's is the better word. Desert is a loose term to indicate land that supports no man; whether the land can be bitted and broken to that purpose is not proven. **Void** of life it never is, however dry the air and **villainous** the soil.

This is the nature of that country. There are hills, rounded, blunt, burned, squeezed up out of chaos, chrome and **vermillion** painted, aspiring to the snow-line. Between the hills lie high level-looking plains full of intolerable sun glare, or narrow valleys drowned in a blue haze. The hill surface is streaked with ash drift and black, unweathered **lava** flows. After rains water accumulates in the hollows of small closed valleys, and, evaporating, leaves hard dry levels of pure desertness that get the local name of dry lakes. Where the mountains are steep and the rains heavy, the pool is never quite dry, but dark and bitter, rimmed about with the

少雨的土地

从内华达山脉往东，巴纳敏特和阿马戈萨岭以南，向东方和南方延伸无数英里的就是“无界之地”。

犹他人、派尤特人、莫哈韦和肖肖尼人居住在它的边疆，并远至人类敢于深入的腹地。不是法律，而是土地本身设置了界限。沙漠是它在地图上标明的名字，印第安人对它的称呼更贴切。沙漠是一个含糊的术语，表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土地是否可以为了那个目的被制服，那是没有得到证明的。它从来就不缺乏生命，无论空气多么干燥，土质多么恶劣。

这就是那片土地的性质。有山峦，圆的，钝的，烧过的，从混乱中挤出，升起，染成了黄色和绛红色，渴望着雪线。山峦之间横卧着平坦的高原，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炽热阳光，或者是狭窄的山谷，沉溺在蓝色的雾霭中。山体表面是灰烬和未风化的黑色熔岩流形成的条纹。雨后，水积在封闭的小山谷中，蒸发成水汽，留下坚硬干燥的地面，纯然是一片荒芜，由此被当地人称作干湖。山峰陡峭、雨水很多的地方，这样的池塘不会完全干涸，而是黑暗苦涩，湖边都是白花花含

void

[vɔɪd]

adj. 空的，没有的

villainous

['vɪləniəs]

adj. 极坏的，恶劣的

vermillion

[və'mɪljən]

adj. 朱红色的

lava

['lɑ:və]

n. 熔岩

efflorescence of **alkaline** deposits. A thin crust of it lies along the marsh over the vegetating area, which has neither beauty nor freshness. In the broad wastes open to the wind the sand drifts in hummocks about the stubby shrubs, and between them the soil shows **saline** traces. The sculpture of the hills here is more wind than water work, though the quick storms do sometimes scar them past many a year's redeeming. In all the Western desert edges there are essays in miniature at the famed, terrible Grand Canon, to which, if you keep on long enough in this country, you will come at last.

Since this is a hill country one expects to find springs, but not to depend upon them; for when found they are often **brackish** and unwholesome, or maddening, slow dribbles in a thirsty soil. Here you find the hot sink of Death Valley, or high rolling districts where the air has always a tang of frost. Here are the long heavy winds and breathless calms on the tilted **mesas** where dust devils dance, whirling up into a wide, pale sky. Here you have no rain when all the earth cries for it, or quick downpours called cloud-bursts for violence. A land of lost rivers, with little in it to love; yet a land that once visited must be come back to inevitably. If it were not so there would be little told of it.

This is the country of three seasons. From June on to November it lies hot, still, and unbearable, sick with violent unrelieving storms; then on until April, chill, quiescent, drinking its scant rain and scatterer snows; from April to the hot season again, blossoming, radiant, and **seductive**. These months are only approximate; later or earlier the rain-laden wind may drift up the water gate of the Colorado from the Gulf, and the land sets its seasons by the rain.